



長安縣志卷之四



長安縣志

長安縣志

長安縣志

長安縣志

長安縣志

長安縣志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孔氏曰二雅正者文武成變有厲宣幽

大至睿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

公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象深敘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

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

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

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

離宮在焉懿王雙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

至於象麗皆文成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

者義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

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尺以下不言缺

明其詩異也。由庚在嘉，與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此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河頌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紫或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或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義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謂之真。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

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獲勞樂歌之辭，公所制定也。南陔至菁菁者，義周公相成王，公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筦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什，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

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
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為數
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
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
中是卷晉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瓊羣臣嘉賓也既飲於煖反食音嗣之又實

幣帛蔭籩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

其心矣孔氏曰雙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

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殺羣臣皆在君

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

俯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

宰夫未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

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瓊曰賓主焉先

王於禮使臣之厚也益亦有諸侯之使焉

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

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

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

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

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

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

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

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

為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

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

莘蕝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蕝蒿也初生亦可食

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

食又可委食○禮氏曰鼓瑟吹笙蓋蕝樂也

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

授壽筮入立于縣中衆筮不拜受爵降坐祭立

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

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笙籥屬所以

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籥厥玄黃○禮氏曰承以

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

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

鄉同聲○禮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蕝樂和

馨相呼共食野之莘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

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莘啣啖然鳴而相呼懇誠

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奠之道公法不得不

設懇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

禮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

之幣帛以將之則度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

孔氏曰奠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及四方之

賓莫講道脩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燕

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

道疾今人言語無節○**禮氏曰**君子曰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

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

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

也相惠以蕝清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行道

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

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

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音示民不怵他形反君子是則是做胡致反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故去月反也孔氏孫炎云荆楚之
間謂蒿為敗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孔氏曰古之字以目

視物以物示人同倫視字後世倫字目視物為

示傍見示人物倫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

示字多相雜亂

毛氏曰挑愉也孔氏曰愉音

史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挑

愉薄也是則是做言可濂激也教遊也○**程氏**

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

之之意使儀濂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

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做也○長樂劉氏

曰燕禮有親踈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

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遺莫有不備

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

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怵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做者不亦君子乎○

毛氏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

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

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艸也陸璣艸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

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

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

無敦○**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闕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駢

駢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監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監故安邑之出為監監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氏曰思歸者私思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思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

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

倭遲韓詩倫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
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
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為是
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注故以周
道言之況止小雅實兼文或之治由或王之
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駢駢嘽他丹反嘽駘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異鬣

曰駘山陰陸氏曰今之駘馬最耐勞苦○李氏
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

遑暇啟跪也尔雅注云小照處居也○**李氏曰**
不遑啟處大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啟處大

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雛音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况甫反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雛夫不也孔

氏曰李巡云夫一名雛春秋傳云祝鳩氏司
徒祝鳩雛也郭璞云今鶉鳩也○朱氏曰或曰
雛俗字也當伦佳凡鳥之短尾皆佳屬○苞栩

解見鶉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雛翩翩

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
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小不氏曰今使臣勤
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雛之不如也○**范氏**

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心其親君之使臣
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君之憂而已矣
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
違將母

毛氏曰杞枸櫞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駮駮楚金反豈不懷歸是
用佗歌將母來音審

毛氏曰駮駮駮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駮馬行
疾也○**魏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

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佗此詩之歌以
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朱氏曰**臣有勞苦

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佗歌
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佗是歌也

設言其情以勞之尔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
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
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深其情意之所不能已

而米敢言者於其獎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

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美○**魏氏曰**獨

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

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

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

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

母而不及父本其思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

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

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

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

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

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

惡訪同疾苦宣遺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倫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倫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倫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所中反駉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程氏曰**

華艸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駉駉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

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

駉駉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

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

故以為興歐陽氏曰昔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

命為國光華於外尔○**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

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

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

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

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

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

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駉駉駉皆駉

之良選所以貴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駉駉**

○程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朱氏曰忠信為周**

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諾之於忠信之人

○**程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出

左傳○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
詢訪百揆，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
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
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
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
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
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欲助其君之德，必求
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
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
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
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
蕭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蕭作此三篇之聲，
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既使臣臣，故不拜。况

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
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
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
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
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
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
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
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駒音其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鳥毒反若載馳驅周爰咨度。
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詳解見駟均調也○**陽氏曰**詠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蕤**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人。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咎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知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也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敘夫移蕤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蕤勞之樂歌而此詩之敘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成之際固有蕤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以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蕤兄弟者文成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蕤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之難

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之難

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或蕪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韡韡韡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

○**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程氏曰**

韡韡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

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尤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尤輝

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

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感興者喻弟以故事

兄弟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

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

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

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拊

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

今所謂王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

氏曰華鄂之相待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

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待而不可離如此○

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

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韡韡華壯

盛之貌不倫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

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

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思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鄂倫華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華

常棣之華鄂不辨韓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反矣兄弟求矣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也。○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志

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敘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今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

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春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耳孔氏曰陸璣州木疏曰春令大如鷄省長脚

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異如連錢

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

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

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氏曰**

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春令皆尾相應急難

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五氏曰春令飛則鳴行則

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

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

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

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

人之急難相救不令斯須如春令者唯兄弟也

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

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跡故此詩每以告之○

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

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

古者朋友之義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冠備

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

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

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冠備之所當致力也博

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

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益古之道

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

絕者矣歛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歛曰勢足

以振之力是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

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

倫鵠鴒爾雅倫鵠鴒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墻左良入外禦與呂反其務如

字每有良朋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狠也爾雅曰鬩恨也○**鄭氏曰**禦禁

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發發

語聲毛氏曰發填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填實

塵同○釋文曰爾雅填依字音田與真同又依

古聲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

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

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

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

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墻外

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因

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

百里注云鬩狠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狠猶禁
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論遠也○**王氏曰**狠于

內非今兄弟也歛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
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宋氏曰**此章正

為管蔡啟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呂與叔解鬩為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回力以相

死也此意亦甚美矣歛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
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

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
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

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
不能已者言之其教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

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
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

兄弟之義者益淡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淡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邊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淡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卷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

之之辭○**程氏曰**吾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賓賓胤反爾邊豆飲酒之飲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儻陳也○**蘇氏曰**飲饜也○**王氏曰**兄

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

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尔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

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愛樂養恩義陳爾
邊豆飲樂餼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
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
樂且湛谷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
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

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

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

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

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

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

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

則傅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

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
爭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
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
可以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

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宜都但反其狀乎

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持

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奴奴

即子蓋唐人猶俗奴字○**氏曰**究窮也○

氏曰圖謀也宜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

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

念是事倍其狀乎言倍狀孔氏曰宗族同心人

無侵侮狀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

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故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淺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淺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夔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

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友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夔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其驕反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

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

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

○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

謂相好平謂不變○詩人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

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鳥者也故
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爾雅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
道蕪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

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石獨有也故嚶然而易以求其友况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於山聞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知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乎古反斲所宜反酒有與音叙既有肥
斲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覯然音鳥
粲洒所解反掃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
牲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乎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爲声而有柿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醜以穀曰滑孔氏曰筐竹器也穀卅也灑酒者或用筐或用卅於今猶欲蕪美貌狩未成羊也爾雅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狩○**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親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

孔僎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粢鮮明貌○**孔氏曰**粢歛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奠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狩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季氏曰**上章旣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旣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

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坐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伐木于阪釃酒有衍。豈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起處反有酒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旬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墀。○**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滑舊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州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酌酌用茅是也。○**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奠樂。

朋友無相踈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
厚朋友故舊之禮望乾餼不相反蓋人之失德
也豈當歛乎故有酒則我醕之無酒則我酌之
以坐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葵飲以篤
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餼相遺責故
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潛之無則
酌之不以為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
其所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坐於失朋
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餼之薄物而
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問暇則飲酒
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六句劉

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皆輟言
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坐伐
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
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
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恩惠周物
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
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
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
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大意重複
以見其愛上深重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反爾單音丹厚何福
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度

鄭氏曰保安也○**宋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

固堅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
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
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
甚厚故福祉之來不間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
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
舊而生新○**毛氏曰**度衆也程氏曰俾之多增
益莫不繁庶○**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
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
益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罄盡也○

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
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

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
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慤勤重稷如此而猶
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不有以受天之祿矣而
天又降下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
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
曰君恩由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
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
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
方望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大阜曰陵董氏曰尔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

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

進而不已也春音積○**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

之福祿莫不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壘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壘言其盛長之未可量

吉蠲古玄反為饕尺志反是用孝享許大反禴餘若反祠嗣絲反炙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誨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絜饕酒食也享獻也春曰

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夕○尔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嘗新穀

炙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禴禘志云王制記先

王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也諸蓋朱氏曰謂后稷以下也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

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作叔類○蓋直雷反○**朱氏曰**先

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為先公○**毛氏**

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

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為饕是用孝享

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數主人傳

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報主人也○

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也于

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饗之圭

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任蠲音韓詩任吉

圭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乎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乎望也○**鄭氏曰**神望者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望矣○**毛氏**

曰詒遠也○**程氏曰**質實也○**宋氏曰**言其實

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

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眾也○**公**

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

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

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

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羣眾百姓徧為女之德

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徧為爾德者言助爾為德

也○**鄭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

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

德此君人者之望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

度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策本定本恒字任恒○

釋文曰本亦任恒同古郡反泐古恒反弦也升

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

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

日遲月疾旋朔而分虫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
始死鬼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
大率月体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
上弦也後漸望十五十六日月体滿與日正相
當謂之望云体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望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然後亦
漸虧虫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
云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
其庇蔭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柏
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宋氏曰承奉也○國
陽氏曰前旣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
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

之患北有獫狁音險狁音九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杖大計反杜以勤歸
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
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
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教
戍役以獫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
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杖杜序云勞還役俱
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
采薇出車杖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
命而伐獨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
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
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旣受
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

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任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艸蟲○**毛氏曰**任生也長樂劉氏曰任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勉也靡無也○**王氏**

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

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跪也○**宋氏****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

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

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

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

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任以室

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

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萋靡艸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蓋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收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盥也故啓處不違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成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孔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宋氏曰**戎車旣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度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揔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日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異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蕭蕭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亦氏反象服豈不日戒玁
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

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

則從動腓足腓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禦備也小人則

腓之以爲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腔腓也

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言氏**

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

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紓音計也鄭

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紓

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

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

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強者弓之

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紓與

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紓也

兵車三人同載左入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

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強之用骨自是弓之所

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

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紓可以助解之

百象服象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艸木

疏曰象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

純青其支雖乾燥爲弓韃天服海潮及天將雨

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

急也○**陳氏曰**帥乘輅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

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

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

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備嚴狃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草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

朱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

勤勞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

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

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

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饑渴莫知我哀言民之

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望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

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

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

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

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成役再

替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

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

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

秋也

采芣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

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

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

義也○王氏曰遣成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

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

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出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

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

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

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

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正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

專正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

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

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坐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

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孔**

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旄音餘旄斯胡不旆旆蒲具反憂心悄悄七

小反僕夫况瘁似醉反

介氏曰將言建旄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

本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

龜蛇曰旄旄干旄鳥隼曰旗孔氏曰周禮司常

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旄百官載旗此詩旄旂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

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旄

或載旗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
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
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
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旒
者玄武也旗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旒旒旒垂貌程
氏曰旒旒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旒
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綬旌綬謂垂
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
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鄭氏曰**况茲也
○**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
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
人亦為之意惛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
事而懼也御犬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

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

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

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畚築之具也○**范氏**

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獫狁之地

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交龍

為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欬張其車乘央

夫欬旆其旂旐○**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

以天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

赫德名顯盛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

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獫狁禦戎之道守備

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旒彼車建旌各事整飭戎容旣備肅欬無譁爲將者指其旗旄而言曰彼旒旒斯胡不旒旒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旒欬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旒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壘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旣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欬張其車乘

中央旒旒其旂旒威靈氣焰赫欬動人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攷以左傳聘禮攷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旒受命則張而旒之在道之時則欬而不旒將戰之時則張而旒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下乘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旒故曳旒以恐之此治兵不旒將戰張旒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旒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欬旒及所聘之境張旒而誓使之旒猶軍之旂旒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旒而受命猶軍張旒而聽命也使旒行而欬旒猶軍在道而欬旒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旒猶軍將戰而

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旂反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

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為塗況是

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

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

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

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

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

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獫狁因伐西戎

至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

言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此而西不遑起

居也○**毛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

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

遣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

謂來歸而在遣時也

嘒嘒於遙反艸蟲趨趨吐歷反阜蝻未見君子憂

心中忡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

伐西戎

晉兩句解見艸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

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

也○**毛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

僉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艸蟲阜蝻其類相應

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

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

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蝻之間艸蟲鳴焉○朱

氏曰豈罔却獵狃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嗶嗶艸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艸蟲

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

之語乎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

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

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四反倉庚嗶嗶音

皆采繁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

赫南仲獵狃于夷

毛氏曰卉艸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嗶嗶然

和鳴采繁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

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艸木榮茂而

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

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

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獵狃者獵狃大故以

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杖杜

解見唐風○毛氏曰皖實貌○鄭氏曰嗣續也

十月為陽遑暇也○宋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

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

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空也○李氏曰繼

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

○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鄭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鄭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者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憚憚又善反四牡疇疇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

煌○毛氏曰憚憚敵貌疇疇罷貌○李氏曰陟

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艸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微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宋氏曰愛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丘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敵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憚憚四牡疇疇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適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

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

曰恤憂也○鄭氏曰借俱會合也○毛氏曰適

近也○王氏曰度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

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坐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度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揚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坐亦何以異於采芣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鴉羽采芣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杖杜四章章七句

負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箋曰太平之時度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負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負麗于芣音柳芣音常芣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芣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

釋器云發婦之笱謂之芣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芣也鈇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鰭揚也陸璣艸木疏曰鰭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鰭也孔氏曰郭

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艸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雷魚筍之易化者麗於雷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此風也自十月始艸木不折不萎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艸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墮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身小止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與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罰音畏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

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擊者罰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臣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度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憫憐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殺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艸木

鳥獸繁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醴以瑋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宋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雷酒糞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雷魴體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體魴也孔氏曰釋魚云體魴舍人曰體

名魴○郭璞曰體魴徧檢諸本或作體魴或作體魴定體魴與鍾音同

與麗于雷魴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鯉魴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鯉魴孫炎以為鯉魴一魚體魴一魚郭璞以為鯉魴鯉魴四者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毛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多矣維其備矣

毛氏曰備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備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毛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

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

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

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備也物雖盛多而備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

苟非國家間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五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季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季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適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

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

吳櫛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歛後乃得

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屬尤甚禮樂之

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

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

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

或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氏曰**鄉飲

酒蕤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
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是此遭戰
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也
毛公爲故詵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
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晉遂通
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
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
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
曰毛公推改什晉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
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與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
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
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
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蕤禮奏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與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蕤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
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
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
旣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鑿
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
意篇題之下必有諧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
節而亡之曰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
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旣可
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
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由誠
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也王繼

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欽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欽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弃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烝冒冒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奠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興雖皆興也**毛氏曰**江漢之間臭所產也孔氏曰南方臭之善者蠶繭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鱗鱗

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罾籬助角反也孔氏曰籬器云籬謂之罾李巡曰籬編細竹以爲罾捕魚也○**范氏曰**罾罾取之不

已也○**丘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奠餼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任烝烝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罾罾之又罾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擊若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奠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酒嘉賓式奠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酒嘉賓式奠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酒嘉賓式奠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酒嘉賓式奠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酒嘉賓式奠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所苦且反

毛氏曰汕櫟側交反也鄭氏曰櫟者今之櫟也○孔氏曰釋器曰櫟謂之汕○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所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鼻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鼻者抑之賢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屋虬反木甘瓠音護繫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繫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繫之○**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坐以

與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繫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思 思者離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離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離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類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未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州木踰曰夫須莎

州可為萊筮都人士云臺筮萊州也陸璣州木

踰曰萊州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

之萊烝也○**台氏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

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州木如周大國多賢

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州木以喻國

之有賢者君必一一為說則拘矣○**毛氏曰**君

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

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

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險

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理也陳氏

曰壽大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

夕晝夜節宣其氣勿贏其体苟不近賢者則非

鬼非食惑以靈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

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

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屋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

陸氏曰木疏曰杞其極如樗一名狗骨○**國氏**

曰已止也不止者言最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反樂只君子遐不

謂

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栲杻憶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

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

盛也○**毛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栲俱甫反北山有栲音庚樂只君子遐不

黃喬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栲栲栲孔氏曰宋玉滕云栲栲來巢則

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栲極高

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屈數寸數之甘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棟鼠梓

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楸葉木理

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

駸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喬喬也孔氏曰

孫炎云喬面凍梨色如浮垢艾蒼保安也

南山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藹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畝○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

必以為四夷之畝也

藹服蕭斯零露漙漙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斐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藹服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

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

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

舒其情意無畱悵也○**毛氏曰**寫者傾其

瞻仰之心也○**錄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嚮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奠禮於其奠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彌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濕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任也

夔夔蕭斯零露灑灑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灑灑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變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求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替各稱其分豈不滿足所謂其德不

奕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夔夔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熒熒在从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且

毛氏曰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熒熒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李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誥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熒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其不在其中矣諸侯既報天子之熒樂於是祝頌之曰度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誥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誥頌之辭以見其踈也

夔夔蕭斯零露灑灑如羊反既見君子攸

華冲冲勑弓反和鸞維維萬福攸同

毛氏曰

濃濃厚貌脩繼也華繼晉也孔氏曰郭

璞云繼軛也馬繼所軛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

車脩反為之故曰脩華冲冲垂飾貌○後漢志

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

和者在軾魯誦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

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

曰四豷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

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毛氏曰**

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脩

華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

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脩華金厄三章曰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

直減反露天子葵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晉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

葵謂與之葵飯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葵

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飯不醉

無歸

毛氏曰

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

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飯私

葵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

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也鄭氏曰天子葵諸侯

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葵為說耳○孔氏曰

伏生書傳曰饒侍其宗然後得蕤蕤私者何而
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
與此傳同諸侯奠禮曰宵則度子執燭於阼階
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賓辭北
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速
人於門外雷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
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澤於
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服於諸侯非至
醉則不止舉其蕤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
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葭豐艸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
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
歐陽氏曰言在葭豐艸杞棘者以

露之葭艸木如王恩服諸侯爾○**范氏曰**王
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思
洽也

湛湛露斯在葭杞棘顯允君子載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
賓者也○**鄭氏曰**令華也○**歐陽氏曰**令德令
儀者言此與蕤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
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
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
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且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載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重也程氏曰
離離猶累累○**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
其實離離欬亦喻諸侯在蕤有威儀爾孔氏曰

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
李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篇其六篇上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審盂子曰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屈故為之

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
伐以正諸虜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欵則強陵
弱大拜小而冀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

曰彤弓廢則諸虜衰矣○公氏曰周室東遷之

後賞罰無章欵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

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東萊曰所謂專征者

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
伐之濼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
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昭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戎有嘉賓中心既之
鐘鼓饒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
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
色赤漆弓漆之色異也賜弓赤一而異十以赤
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
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平夔官司弓矢唐弓大
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
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
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弦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

勞王等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

謂射禮也弘弛武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強弓

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

三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

以詩賜也○**毛氏曰**既賜也○**鄭氏曰**朝早朝

也孔氏曰莫或至夜饗則如其獻穀禮成而罷

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莫是饗不終日也大

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

豆盛於食奠周語曰王饗有體薦奠有折俎公

當饗卿當奠是禮盛也○**岳樂劉氏曰**行慶賞

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

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

必曰中心既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

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古之酬之者言

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宋東曰**彤弓昭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賓祿貺之非由外也鐘鼓旣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益有以虛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錢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骨各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刻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設一朝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橐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橐古刀反之戎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旣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毛氏曰橐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醕報也

王氏曰醕之者旣獻矣又醕之也主饗獻賓旣醕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醕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氏曰餞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醕主人主人餞餞又酌賓謂之醕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展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

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人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亟以爲教之以季矣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豎知豈能之藟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成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成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黨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莪

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艸木疏

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

蒿而細斜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

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成育人材如阿之成莪

菁菁猷昌黎韓氏曰君子之成育人材若大陵

之成育成艸能使之菁菁猷盛也昌黎韓氏曰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

陽氏曰謂此君子樂且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

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其如致敬

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

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泚泚中也

菁菁者莪在泚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

具五具為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貨

五品大具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百一十牡具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五十么具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十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

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三枚為一朋直錢三十不

成具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具故知古者貨具焉錫我

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泚厚之以祿則士之才

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

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劔反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揚木為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

休者休休欬○**宋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

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此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

既見君子心休休欬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

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

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

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變詩多是三十年

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

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艸

不黃四十四篇皆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
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兩無正
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
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
在此王肅王甫謚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
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
第改為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
以為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
也毛公作故詠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
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
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相不得同位此其所挾
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
相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
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

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矣與毛
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
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
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
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采芣劉氏曰
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
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
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闡其勞所謂
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
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
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負麗

廢則濊度缺矣南陔廢則季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繇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
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繇理矣蓼蕭廢
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虜
戶雅反褻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
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
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
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
沒文王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
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
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王之境土故序詩者

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
於經者終是變矣六月樓樓音西戎車飭飭音較
四牡駉駉求龜反載是常服獫狁孔熾尺志反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蘇氏曰樓樓

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猶皇皇
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樓樓簡閱貌○**鄭氏曰**

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
萃闕車之萃羊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
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
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萃猶屏
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
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反萃數未盡聞也○**孔氏**
曰飭齊正也辰樂劉氏曰戎車飭飭者謂甸出

乘車必簡閱其車甲半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

也○**王氏曰**駸駸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

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

強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

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

為衣春秋晉卻至衣韎韋之附注是也周禮云

韋弁段弁服皆繫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

為衣白繫裳白舄也○**宋氏曰**孔甚也○**毛氏**

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

為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

佐天子豈王自証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

左傳欒盂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誦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

與此正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變出兵明其急

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變不興師宣王六月

師以獫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獫狁

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士之濱

豈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戎服

戎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

要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

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

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

人也欬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

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比

尚強不敢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

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駸駸彭彭又曰乘其四驪

田獵齊足而曰四黃駘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駘駘是中駘驪是駘是也

鄭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

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二十

里○前漢律歷志志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

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

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駘故傳曰月在天駘戊

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

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

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駘之維

則者既言駘牡駘駘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

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戎服者既言載

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宋**

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戎服既成戎服即日遂行

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嚴氏曰**所以出証

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顯王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音恭孟之服共孟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岳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也

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

之德也○**朱氏曰**共與僕同○**鄭氏曰**服事也

○**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

兵事當尚於嚴其先於敬其孟之服者如此則

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

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

戎十象繩證反以先君行戶郎反

鄭氏曰如度也整齊也○**孫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爾雅曰周

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狐中是也○

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

京為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孔氏曰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

來歸自鎬戎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

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虜安洛陽代為帝都而

濟陰有虜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

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

其詩曰來歸自鎬戎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

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

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

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鎔華

鳥章章也孔氏曰鎔置也華急也畫急疾之鳥

章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

其餘也**白旆**繼旒者皐皐鮮明貌孔氏曰旆繼

旒垂之云白旆繼旒者旆與旆古今字也此旌

而言旒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澣織也將帥

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

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繆

各畫其章又絳為旒書名於末為澣織以著於

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

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澣織也大傳謂之澣號

今城門僕射所澣及亭虜者絳衣皆其舊象也

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虜半幅類

未虜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

事若有死者交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卽生之徽
織元大也慶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窳車先
疾也周曰元戎先皂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
疾先皂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
先皂也○**王氏**曰軍甫曰后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軍行之首者所謂選鋒也兵濃兵無選鋒
曰比史記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君行韓嬰章句曰元戎
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馱
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
突先君敵家之行伍也○**嚴樂劉氏**曰言猥狃
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集獲又侵于錡漸進
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
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

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往
津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任後曰
本又任旆○**東萊**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
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
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
之軍制故附見焉
戒車旣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旣佶其乙反旣
佶且閑薄伐猷狁豕弓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

宋氏曰輕車之覆而肯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
漢書馬援疏云居肯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
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建
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
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

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濩也○**孔氏曰**戒車饒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肯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饒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凡兵之動其善於馬之豈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顯五章曰四牡饒佶饒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弓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戒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肯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亟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蠹之螫駭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擗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王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濩也

吉甫獎喜饒多受祉來歸自鎬戎行未久饒於
反御諸友與白交反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廣誰在矣張仲季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為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季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正伐與季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饒伐玁狁而歸天子以葵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辰久故饒之酒○**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饒以盡其歡○**鄭氏曰**與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葵禮其牲狗天子之葵不過有宰牲與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季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季友之臣處內

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穰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季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藉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或狄四支也故季友之臣曰納王於蕭而敦厚之然後或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傾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豈矣妨功害能之人豈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收哉○**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側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兮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

止象其四驥四驥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輦莛音弗及能鈞膺脩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

芑菜也陸璣艸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

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羹為茹青州

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

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

其艸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艸為菑是方叔卿

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鄭氏曰**丘車一

乘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屈樂劉氏曰其車

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七千○**蘇氏**

曰其車三千以荆蛮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玉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千猶今云兵甲也展樂劉氏曰師衆也千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戰車士卒而行也○**鄭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未氏曰翼翼頌序貌○**鄭氏曰**奭交貌○**鄭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服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箚之席為之蔽飾炙服解見采蔽○**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

樊纓故引以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轡方叔不乘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惟革解見**蓼蕭**○**鄭氏曰**采芑于新田蓄畝皆地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歛後用之**鄭氏曰**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治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軍事古之法皆如六月云我服旣成兮三十里與駿發介私綏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泣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二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泣佗泣日本又佗泣薄言采芑于新田兮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斐斐方叔率止約軹祈支反鎔衡八鸞瑤瑤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瑤瑟珩音

曰其車三千以荆蛮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千猶今云兵甲也展樂劉氏曰師衆也千楯也言楯則戈矛孤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戰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頌序貌○**鄭氏曰**奭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交飾孔氏曰瞻瑕洛矣韎韐有奭瑕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炙服解見采蔽○**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存

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具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惟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孫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軍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旣成兮三十里與駿發余私綏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泣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任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泣任泣曰本又任泣薄言采芑于瑕新田兮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斐斐方叔率止約軹祈支反鎔衡八鸞瑋瑋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瑋瑋瑋音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馬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為旂龜蛇為旒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旒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旒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旒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軹駟轂之軹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軹駟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鑿衡文衡也孔氏曰鑿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轡朱氏曰鈴在鑿曰轡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瑋瑋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也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皇猶煌煌也瑋瑋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黻葱珩三命並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岳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曰吳越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大乞人乎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及存其身若乃家父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夷之仇不與共國非虐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夷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夷

豈詩父兄已均其苦歛後為用哉故用民者橋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解其命服朱芾斯之八鸞瑤瑤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辰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

有瑄任有割曰本又任瑄

駝惟必反駝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止人伐鼓陳師芻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顛反

孔氏曰駝駝然而集也○陸氏州本疏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毛氏

曰戾卒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

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

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

然則鈴即周禮之鏡也說文又曰鐻鉦也鏡也

則鐻鏡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鐻鉦

也形如小鐘是鐻亦名鉦也鐻似小鐘鏡似鈴

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

陣獨然此文在陳師芻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董氏曰周官田鳴鏡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鏡

二物也但司馬有鐻鏡鐻而不言鉦故肯世疑

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

謂陳師芻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

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百人為旅○毛氏曰芻告也鄭氏曰陳師告

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嗣信也○**毛氏曰**

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

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入曰

振旅復衆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

兵以戰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全對陳

用治兵禮戰止全還進用振旅治名異而禮同

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

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肯賢勇力也入則尊

者在肯復常治也最尊出入先後不同而去禮

一者坐任婦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

振旅伐鼓闐闐狀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

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

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恐疾亦集於所止與兵雖

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

暴怒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

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伯伐

鼓淵淵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伯振旅

慎慎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衺焉壯其猶

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或車嘽嘽吐丹反嘽嘽

燁燁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

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詁云不遜

也高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

無知之義蠢荆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

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朱氏**
曰大艷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

毛氏謂五官之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為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眾也燿燿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辜璞曰雷之急叛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用言其鉅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讎方叔古壯其猷未氏曰方叔元老古壯其德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証而執獲戰車之盛如霆如雷○**宋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省漢書**劉歆廢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詩**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以

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豳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芑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若政事之不脩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為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肯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戎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香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豈故

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說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饒好四牲孔阜東有甫州駕言行符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

曰阜謂肥壯○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艸以

為防孔氏曰大艾殺野艸以為防隄也田獵之

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皆誓士

戒眾在其間止舍也○福纒旃以為門孔氏曰其

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紩毛福布纒通帛旃之竿

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川四旃

四福也表纒質以為櫛孔氏曰以表纒槩質以

為門中之闌闌車執之表兩邊約車輪者也○

櫛與列反間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

櫛年之間各容一握積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

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馳走而入門不得

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

驅自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

在者也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

故鞞出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

入孔氏曰其軸頭繫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

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

子六軍乎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

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

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

門乃驅禽納之外防欬後焚此防艸而射之焚

所焚之艸也天子發欬後諸侯發諸侯發欬後

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遺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艸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博大之茂艸也之千亏艸選徒囂囂五刀反建兆設旄搏音博獸亏教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細名○**武樂劇氏**

曰大司馬中夏教茨舍遂以苗田○**魏氏曰**蒐苗徐狩便習軍行艸木間事教茨舍亦秋置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旄於車而設半尾於旄之管○**鄭氏曰**教鄭地今趙榮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教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教地未實行也○**東萊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鄙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教背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蒼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艸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

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服四牲四牲奕奕奕金鳥音昔會同有繹音
交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奕
芾金鳥鳥達屨也鄭氏曰金鳥黃朱色也○孔
氏曰加金為鳥故謂之金鳥天官屨人注云鳥
有三等交鳥為上尾眼之鳥下有白鳥黑鳥達
屨者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交
鳥則所尊者鳥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
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鳥通名○王氏曰諸
侯人君宜朱芾而此奕芾者會同故也准其臣
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
同於王則奕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奕芾
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

之貌毛氏曰繹陳也○**毛氏曰**繹者言其屬連
而不可絕若繹絲欸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
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服四牲四牲奕奕言
諸侯來會也○**孔氏曰**奕奕金鳥者服其
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
也

決拾既候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樂于
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
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
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韞扞也著左臂
裏以韋為之○**孔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
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鄭氏曰**候謂
以手指相候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會也○**孔氏曰**凌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凌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毛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宋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詩文曰**柴積也詩曰助我舉柴○**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於寄反不禿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倚不正也○**宋氏曰**馳驅之灋也辰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灋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剽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剽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剽又言色之純也兩駟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禿其馳言車行節而灋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禿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禿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欬則不能中使御者不禿其馳而舍矢如破欬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蕭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詁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晚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御

車御也驚如漢書夾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

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

謹詳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歎馬鳴

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謹譯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董氏曰**徒御不驚謂號令有繫矣王氏曰盍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謹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宋氏曰**大盾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後也張氏曰大盾不盈者其鏃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資法介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

氏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故自左膘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膈中心元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介反謂服外達于右髀餘繞反爲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髀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肅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度已物

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
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弓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

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

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公穀

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宋**

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

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

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

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

車升服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朱氏曰**田之肯二日

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屬與○**孔**

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

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胤也馬之祖始是胤

也要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

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

駟○**孔氏曰**孔阜其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

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孔氏曰**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孔氏曰**

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宋氏曰**蓋曰可以

田矣○**說文**禱仁祠

吉日庚午既鑿我馬獸之所同鹿音嘉鹿鹿鹿

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宋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
垂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
鹿麋麋衆多也董氏曰廣詁云麋衆也○漆沮
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
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
浸洛水非河南之洛也○禮氏曰戊日祭禘庚
午亏田○毛氏曰漆沮鹿所生也從漆沮驅
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
漆沮之傍從暇以至天子之所○禮氏曰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奠天子皆羣下盡
力奉上○說文鹿在嘯曰麋鹿羣口相聚也
瞻暇中原其祁孔有僕僕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以奠天子
禮氏曰祁大也趨馴僕僕行馴俟俟獸三日羣

二曰友○禮氏曰瓊樂也○孔氏曰視暇中
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
為羣或二三為友○宋氏曰從王者視暇禽獸
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
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任任俟俟董氏曰韓詩
作駮駮駮駮

既張我弓既挾子治反我矢發服小祀音巴殪於
計反此大兕餘屨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祀解見駟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
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

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
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
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 甜酒矣○本氏曰既逐獸矣

終是疏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小紀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紀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禮氏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禮氏曰**以所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賤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六句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云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雁矜

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矜征飭其俱反勞矜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雁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宋氏曰**征行也。○**毛氏曰**飭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卷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廣樂曰**宣王憂勤矜上則使者飭勞矜野不敢違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臣故曰爰及務

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墻也○**毛氏**

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三丈則板六尺○**宋氏曰**

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

集于澤中猶民太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

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激民起屋舍築墻壁

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劬勞其究安宅

此勸萬民之辭文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

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五乃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

曰哀鳴嗷嗷我所以勸而勞來之也○**王氏曰**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

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宣

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

哀之甚切不介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

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

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典廢補敗不

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

不知為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

其於民惻怛深屬如此此其所以中興與

鴻雁三章章句

庭燎力居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匱之董氏曰：傳曰：日官宣歲王闕此詩。其同。燭之屬所為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賢者退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終始不守，灑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

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秋底以露其軀，然後

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置斯于無羊於末，見終語以

隱之。爽如何，其音基。爽未變，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鑿鑿聲

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爽，

也。廣雅云：爽，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爽，爽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艾而至

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爽，且者，且是夜屈之，隄言未爽者，謂夜未至，且非謂

訓安為且，故王肅曰：爽，且未且，爽半是也。○**孔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極之於庭，燎

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黃燭，庭燎極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

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

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作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
剔其袞也輝剔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
侯也將將鸞鑾聲也○**鄭氏曰**宣王將視朝不
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對曰夜
未變庭燎光朝者至而問其鸞鑾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由
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
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

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
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說文曰鉞車變聲也從金戊聲詩曰變鑿聲鉞鉞
徐鉉曰今俗任歲以鉞作斧戊之戊非是呼會

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音暉君子之

止言觀其旂音祈

鄭氏曰曉晨趨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

鄭氏曰上二章聞鸞鑾聲爾今夜曉明見其旂是朝

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

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

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絲蕭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

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匪者規

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

名沔瑕流水朝直遙反宗亏海歎惟必反瑕飛隼

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冀爾念亂

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飛流水也
○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雋解
見采芑○鄭氏曰載削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
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
天子○歐陽氏曰駭飛飛雋載飛載止者言諸
侯之來者如雋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
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
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雋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
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
寧冀爾念亂况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削其
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
自反也

氏反忘音亡

沔飛流水其流湯湯失半反駭飛飛雋載飛載揚
念飛不蹟井亦反載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彌
也彈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
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飛不循道之諸
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
可彈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任詩者憂
之

款飛飛雋率飛中陵民之譌言寧冀之懲我友毅
矣謹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譌偽也○李氏曰懲止也○
氏曰雋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願濼度
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
章言念飛不蹟削是不朝也如此言鴆飛飛雋
率飛中陵削是朝王也○李氏曰凡為此詩者

以讒言其興也。○東來曰首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制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譎言乃欲誣污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制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諷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鶴鳴九臯聲聞音問于野臯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般之園爰有榿檀音增其下維穉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為銘七落反

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泉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

落葉穢雜毛氏曰落穉也○

銘厲石也說文銘作曆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曆○

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為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臯在淵小臯在渚何樂於般園之觀

手尚有榿檀而下其穉它山之石可以為銘石

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東來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廢然未必得詩

人之意也今存其詛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

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臯在于渚或潛在淵樂般

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臯在于渚或潛在淵樂般

之園爰有楸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楊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

為紙攻銘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穀聲非

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三百五十五句

心源補注國朝監
之書置藏南學

國朝監
藏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國朝監
藏書

